

水滸續集



水滸續集兩種序

胡適

(一)

這部水滸續集是合兩種書做成的。一部是摘取百十五回本水滸傳的第六十六回以後，是爲征四寇。一部是清初陳忱做的水滸後傳。我們的本意是要翻印水滸後傳；但後傳是接着百回本忠義水滸傳做的，不能直接現行的七十回本。因此，我們就不能不先印行石碣發見以後的半部故事。這是征四寇翻印的第一個原因。征四寇一書，外間止有石印的劣本。這部書確是百十五回本的後半部；我們現在既知道百十五回本裏不但保存了百回本裏征遼和征方臘的兩大部分，並且還保存了最古本裏征田虎和征王慶的兩

大部分，那麼，這部征四寇確也有保存流通的價值了。這是翻印征四寇的第二個原因。百十五回（英雄譜）本的水滸傳有許多地方用詩詞或駢文來描寫風景和軍容，例如此本第三十五回內寫江上風景的一夢紅（頁四），和三十六回寫淮西水軍一段（頁四），——都是今本征四寇所沒有的。這種平話的套頭還可以考見百十五回本之古，所以我們用百十五回本來校補征四寇，弄出這個比較完善的征四寇來。這是翻印征四寇的第三個原因。

但征四寇的部分，除了他的史料價值之外，却也有他自身的文學價值。我在水滸傳後考裏曾引了燕青辭主一段（文存三，頁一七八）和宋江之死一段（文存三，頁一六七）。現在我且引魯智深圓寂一段：

却說魯智深武松在六和寺中安歇。是夜智深忽聽江潮聲響，起來持了禪杖，搶出來。衆僧驚問其故，智深曰：『洒家聽得戰鼓響，俺要出去廝殺。』衆僧笑曰：『師父錯聽了。此是錢塘江上潮信響。』智深便問：『怎的叫做潮

信？」衆僧推窗，指着潮頭，對智深說曰：「這潮信日夜兩番來。今朝是八月十五日，子時潮來。因不失信，謂之潮信。」魯智深看了，大悟曰：「俺師父智真長老曾囑咐俺四句偈曰：『逢夏而擒，『前日捉了夏侯成；『遇臘而執，俺生擒方臘。』聽潮而圓，見信而寂。』俺想應了此言。」便問衆，如何是圓寂。衆僧曰：「佛門中圓寂便是死。」智深笑道：「既是圓寂，洒家今當圓寂。與我燒桶湯來，洒家沐浴。」衆僧卽去燒桶湯來。智深洗沐，換一身淨衣，令軍校去報宋江：「來看洒家。」又寫了數句偈語，去法堂焚起真香，在禪椅上，左腳踏右脚，自然而化。

及宋江引衆頭領來看時，智深在禪椅上不動了。看其偈曰：

平生不修善果，只愛殺人放火。忽地頓開金枷，這裏扯斷玉鎖。

錢塘江信潮來，今日方知是我。

這種寫法，自不是俗手之筆。又如末回寫宋徽宗在李師師家中飲酒，醉後入夢，夢遊梁山。

第一段：

上皇到忠義堂前下馬。上皇坐定，見階下拜伏者許多人。上皇猶豫不定。宋江向前垂淚啓奏曰：『臣等不曾抗拒天兵，素秉忠義。自從陛下招安，南征北討，兄弟十中損八。臣蒙陛下命守楚州，到任以來，陛下賜以藥酒，與臣服訖。臣死無怨，但恐李逵知而懷恨，輒生異心，臣亦與藥酒飲死。』吳用、花榮亦忠義而皆來，在臣塚上俱各自縊身死……申告陛下，始終無異，乞陛下聖鑒。』

上皇聽了大驚，曰：『寡人親差天使，御筆印封黃酒。不知何人換了藥酒，賜卿……卿等有此冤屈，何不詣九重深處，顯告寡人？』

宋江正待啓奏，忽見李逵手把雙斧，厲聲叫曰：『無道昏君，聽信四個賊臣，屈壞我們性命！今日既見，正好報仇！』說罷，輪起雙斧，逕奔上皇。天子吃這一驚，忽然覺來，乃是一夢。睜開雙眼，見燈燭熒煌，李師師猶然未寢……

這種地方都帶有文學意味。

征四寇的內容可分六大段：

(1) 梁山泊受招安的經過——第一回至第十一回。

(2) 征遼——第十二回至第十七回。

(3) 征田虎——第十八回至第二十八回。

(4) 征王慶——第二十九回至第四十回。

(5) 征方臘——第四十一回至第四十七回。

(6) 結束——末二回。

關於這幾部分的考證與批評，我在前兩篇水滸傳考證裏已約略說過了。（看文存三，頁一二四—一二六；又三，一五七—一七一。）我希望讀者特別注意此書中寫王慶和柳世雄和高俅的關係一大段，用這一段來比較今本水滸第一回寫高俅王進柳世權的關係的一段。（看文存三，一五九—一六一。）這種比較是很有益的，不但可以看出今本水滸

的技術上的優點，還可以明瞭征四寇在『水滸演進史』上的位置。

我在水滸傳後考裏曾略述百廿回本水滸傳的價值，並且指出百廿回本寫田虎王慶的部分，和百十五回本有大不相同的地方。（文存三，頁一六四—一六六）現在百十五回本已在這裏保存了。今年上海涵芬樓收買到百廿回本的水滸傳，前有『發凡』十一條，有楊定見序，與日本京都府立圖書館所藏本相同。聽說此書不久也要排印出版。從此百十五回本與百廿回本都重在人間流通了，研究水滸傳的人又可添許多比較參證的材料了。

(一)

水滸後傳四十卷，原稱『古宋遺民著，雁宕山樵評』。

俞樾據沈登瀛南潯備志，考定

此書是雁宕山樵陳忱做的。

今年承顧頡剛先生代我在汪曰楨南潯鎮志裏尋出許多關

於陳忱的材料，竟使我可以做陳忱的略傳了。

南潯鎮志卷十二，頁廿二上云：

陳忱字遐心，號雁蕩山樵。其先自長興遷潯，閱數傳至忱。（研志居瑣錄）

讀書晦藏，以賣卜自給。（范志）究心經史，稗編野乘無不貫穿。（董志）

好作詩文，鄉薦紳咸推重之。惜貧老以終，詩文雜著俱散佚不傳。（瑣錄）

這部志的體裁最好，傳記材料俱注明出處。研志居瑣錄是范穎通的，董志是乾隆五十一年

董肇鏗的南潯鎮志，范志是道光廿年范來庚續修的。

在著述一門裏，有

陳忱 雁宕雜著（佚）

雁宕詩集二卷（未見）

汪氏注云：

按范志，忱又有讀史隨筆。考……順治中，秀水又有一陳忱，字用寬，甲午副

貢，著誠齋詩集，不出戶庭，錄讀史隨筆同姓名錄諸書……范志因以致誤……

中國人名大辭典一〇七二頁上說：

陳忱清秀水人，字遐心，有讀史隨筆。

這也是把南潯的陳忱和秀水的陳忱混作一個人了。

汪志卷三十，頁十七，又云：

潯人所撰……彈詞則有陳忱續廿一史彈詞，曲本則有陳忱擬世界……演義，則有……陳忱後水滸。此類舊志不免闕入，今悉不載。

據此看來，陳忱做的通俗文學頗不少，可惜現在只剩這部後水滸了。
後水滸開篇有趙宋一代史事的長歌一首，還可以考見他的廿一史彈詞的一部分。

汪志卷三十五，爲志餘，也有幾段關於他的話：

〔南潯備志〕陳雁宕忱，前明遺老，韓純玉近詩兼逸集以「身名俱隱」稱之。
生平著述並佚。惟後水滸一書，乃遊戲之作，托宋遺民刊行。

這就是俞樾所根據的話。
後水滸絕不是「遊戲之作」，乃是很沈痛地寄託他亡國之思，

種族之感的書。當時禁網很密，此種書不能不借『古宋遺民』的名字。今本水滸後傳裏還有幾處可以看見著者有意託古的痕跡。第一是雁宕山樵的序末尾寫『萬曆戊申秋杪』。萬曆戊申（一六〇八）在明亡之前三十五年；這明明是有意遮掩亡國之痛的。第二，是原書有『論略』六十多條，末云：『遺民不知何許人。以時考之，當去施維之世，未遠，或與之同時，不相爲下，亦未可知。』元人以填詞小說爲事，當時風氣如此。這竟是把此書的著作人硬裝在元朝去了。第三，『論略』末又云：『此書近三百年無一知者。聞向藏括蒼民家，又遭僧父改竄，幾不可句讀。余懸重價，久而得之……』著者本是湖州南潯人，既自稱雁宕山樵，又把此書的來源推到『括蒼民間』去，使人不可捉摸。我們看他這樣有心避諱，更可以明白他著書的本旨了。

汪志卷三十六引沈彤震澤縣志云：

國初吾邑（震澤）之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爲驚隱詩社，四方同志咸集。今見於葉桓奏詩稿與其他可攷者，若上……陳忱雁宕……玉峯歸莊玄恭，顧炎

武寧人……同邑吳炎赤溟……王錫闡兆敏，潘樞章力田……（原文列舉四十餘人，今僅舉其稍知名者六人爲例。）於時定亂已四五年，跡其始起，蓋在順治庚寅（七年，西一六五〇，明亡後七年）諸君以故國遺民，絕意仕進，相與遜跡林泉，優遊文酒，角巾方袍，時往來於五湖三泖之間……其後史案株連，同社有羅法者，社集遂散。（此指潘吳史案。）

這一段可見陳忱是明末遺民，絕意不仕清朝的。他的朋友多是這一類的亡國遺民。這一層很可以解釋他托名『古宋遺民』的意思了。

顏剛從汪志裏輯得陳忱的遺詩三首：

明陳忱敬夫（顏剛案，据此，可知其字爲敬夫。）

移居西村 二首

流離憐杜老，還做灤西居。水作孤村抱，門開烟柳疏。裏沙移藥草，帶雨負殘書。世故雖多舛，南薰且晏如。

溪上雲林合，茅茨落照邊。奇情負山水，雜興託園田。老去詩真誤，貧

來家屢遷。苔西清絕處，棲逸在何年？

過長生塔院，訪沈雲樵徐松之，兼呈此山師

寺門松動影離離，縱目西郊欲雪時。故國樓遲遺老在，新亭慷慨幾人

知？愁深失計三年別，亂極猶談一日詩。雖是支公超物外，歲寒堂裏亦

低眉。

這詩裏的此山和尚也是一個遺老，原姓周，名應，字澹城；他本是一個秀才，明亡後便做了和

尚。長生塔院是他爲他的師父明開募建的，遺民黃周星題歲寒堂匾額（汪志卷十五）

黃周星字九煙，明朝遺臣，流寓在南潯，康熙間投水死。黃周星和呂留良（晚村）往來最

密，晚村的東莊詩存裏有許多贈他的詩。內有寄黃九煙一詩首句云：『聞道新修諸俗書，

文章賣買價何如？』自注云：『時在杭，爲坊人著稗官書』。可見當時那一班遺民常常

替書坊編小說書爲餬口計。這部水滸後傳也許是陳忱當時替書坊編的。

陳忱的生卒年月，現已不可考了。他的自序假託於一六〇八，而他們的詩社起於一六五〇；我們也許可以假定他生於萬曆中葉，約當一五九〇；死於康熙初年，約當一六七〇，年約八十歲。鄭成功據臺灣在一六六〇年。水滸後傳寫的暹羅，似暗指鄭氏的臺灣，故我們假定陳忱死在康熙時。

(三)

水滸後傳裏的人物，除了幾個後一輩的少年英雄之外，都是前傳裏剩餘的人物。後傳的領袖是混江龍李俊。忠義水滸傳第九十九回曾說宋江征方臘回來，到了蘇州，李俊詐稱風疾不起；宋江行後，李俊和童威童猛三人自來尋費保等；他們到榆柳庄上，把家財賣了，造了大船，多貯鹽米，開出太倉港，入海，到外國去。後來李俊做了暹羅國王，童威等俱做官人（此據日本譯本）。這就是後傳裏李俊做暹羅王的故事的根據。後傳因為前傳有這樣的一段故事，故不能不認李俊為主要人物，既認了一個潯陽江上的漁戶作主要人

物，自不能不極力描寫他一番。後傳第九回裏寫李俊『不通文墨，識見却是暗合，』這便是古人描寫劉邦石勒的方法了。

但後傳的主要人物究竟還要算浪子燕青。凡是後傳裏最重要的事業，差不多全是燕青的主謀，所以後來在暹羅國裏李俊做了國王，柴進做了丞相，燕青便做了副丞相。燕青是奴僕出身，故首相不能不讓給門閥光榮的柴進，然而燕青却特別加封文成侯，特賜『忠貞濟美』的金印，這又可見著者對燕青的偏愛了。本來在前傳裏，燕青已立了大功，運動李師師運動徽宗，以成招安之局，都是他的成績。末段征方臘回來，燕青獨能看透功成身退之旨，飄然遠遯，留詩別宋江道：

情願自將官誥納，不求富貴不求榮。
身邊自有君王赦，淡飯黃齏過此生。

這種地方，都可見百回本的著者早已極力描摹燕青的才能和人格；後傳裏燕青地位之高也是很自然的。

水滸後傳是一部泄憤之書，這是著者自己在論略裏說過的。他說：

後傳爲泄憤之書，憤宋江之忠義而見鳩於奸黨，故復聚餘人而救獨立功，開基創業，憤六賊之誤國，而加之以流貶誅戮，憤諸貴倖之全身遠害，而特表草野

孤臣重圍冒險，憤官宦之囑民飽壑，而故使其傾倒宦囊，倍償民利。

這是著者自己對於此書的意見。我們看他舉出的四件事，第四事散見各回，不便詳舉；第一事在第三十七八回，第二事在第二十七回，第三事在第二十四回。這都是著者寄託最深，精神最貫注的地方，我們可以特別提出來，以表示這書的真價值。

(一)救國勤王的運動。

後傳描寫北宋滅亡時的情形，處處都是借題發泄著者的亡國隱痛。第七回先寫趙良嗣獻計，聯合金國，夾攻遼國；第十五回寫此策之實行，寫燕雲的收復；第十九回寫宋朝納張穀之降，與金國開釁，金兵大舉征宋。在第十九回裏，徽宗傳位於太子，改元靖康；呼延灼父子隨梁方平出兵防黃河；次回寫汪豹內應，獻了隘口，呼延灼父子被困，金人長驅渡河。第二十二回裏，金兵進圍汴京。第二十三回寫姚平仲之敗，郭京法術不靈，汴京破了，二帝被擄，康王即位於南京。

以上寫北宋的滅亡，雖然略加穿插，大體都不違背歷史的事實。第二十五回寫金人立劉豫爲齊帝，大刀關勝不肯降金，劉豫要將他斬首，幸得燕青用計救了他。此事也有歷史的根據。金史劉豫傳說：

關勝者，濟南驍將，屢出城拒敵。豫殺勝出降。

又宋史劉豫傳說：

劉豫懲前忿，遂蓄反謀，殺其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納款。

又王象春齊音云：

金兵薄濟南，守將關勝善用大刀，屢戰兀術。金人賄劉豫，誘勝殺之。（此據

梁學昌庭立記聞上，頁廿五引。原書未見。但洪氏說『是勝未嘗降金也，宋

史誤』。今按宋史並未言關勝降金，不誤。）

第二十六回寫飲馬川的好漢李應燕青等大破劉貌的金兵。大勝之後，他們決議

『去投宗留守，共建功業，完我弟兄們一生心事』。他們南行時，在黃河渡口，遇着叛臣汪

豹和金國大將烏祿的大兵，打了一仗，殺敗金兵，生擒汪豹，用亂箭把他射死。但宗澤已嘔血死了，兀術南下，汴京再陷，飲馬川的豪傑無處可投奔，只好上登雲山去落草，暫作安頓。

後傳寫這梁山泊舊人屢次想出來勤王救國，雖多是懸空造出的事實，但也不能說是完全沒有根據。關勝之死於國事，是正史上有記載的。當時人心思宋，大河南北，豪傑並起，收拾敗殘之局，以待國家大兵，——這是宗澤岳飛諸人所常提及的事。直到二三十年後，山東尚有耿京辛棄疾南歸的事。所以我們可以說水滸後傳所說勤王的豪傑，雖出於虛造，却也可代表當時的人心。

衆豪傑後來都到暹羅去了，但他們終不忘故國，故第三十七回特寫宋高宗在牡蠣灘上被金兵困住，李俊燕青等領水師，攻破阿黑麻的兵，救了高宗。這一段故事全是虛造的，但著者似乎有意造出此段故事來表現他心裏的希望。那時明永曆帝在離南中鄭成功出沒海上，難怪當日的遺民有牡蠣灘救駕，暹羅國酬勳的希望了。

(二) 誅殺奸臣的快事。金兵圍汴京時，欽宗用當時的公論，貶逐一班奸臣。

水滸後